



两位阿拉伯人坐在多哈湾边，对岸是卡塔尔首都最繁华、最现代的商业区。

东方 IC

地少人稀的卡塔尔可不是“小国”

■本报记者 陆益峰

本月上旬,卡塔尔遭遇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多国的“塌方式”断交而被国际舆论送上头条。提起卡塔尔,经常关心国际时政的读者可能知道该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被誉为“中东CNN”的半岛电视台,还举办过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如果对旅游感兴趣的话,可能还知道卡塔尔航空的性价比相当不错……其实,这些对于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34万、本国公民仅30多万的中东小国来说,能拥有这样的知名度已是非常不容易了。那么,卡塔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中东小国又是如何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历史上“城头变幻大王旗”

卡塔尔,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其古老,是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说其年轻,是因为现代的卡塔尔直到1971年才正式独立,建国只有46年。卡塔尔是一个半岛国家,位于波斯湾南岸,是阿拉伯半岛向波斯湾北延形成的一个小半岛,南北长160公里,东西宽80公里,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历史上,这块土地曾被多个帝国统治,因此也造成了该地区复杂的历史恩怨与国际关系。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约1400年里,卡塔尔半岛分别被亚述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统治。公元628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派代表前往卡塔尔等地,当地的统治者和民众改信伊斯兰教,从此卡塔尔就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大航海时代兴起后,葡萄牙人于16世纪20年代入侵并控制卡塔尔半岛,并将其变成葡萄牙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不过,阿拉伯人并不喜欢葡萄牙人,他们联合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后来又联合英国和荷兰,最终在1602年把葡萄牙人赶出了卡塔尔半岛。卡塔尔也首次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1670年,卡塔尔当地一个名为拜尼·哈立德的阿拉伯部落把奥斯曼帝国势力逐出卡塔尔半岛。此后,来自科威特的阿勒哈利法家族又取代了拜尼·哈立德部落,成为卡塔尔的实际统治者。1783年,阿勒哈利法家族在其他阿拉伯部落的帮助下赶走了巴林的波斯人,从而统一了巴林和卡塔尔。不料12年后,信奉瓦哈比派的沙特第一王国入侵并占领卡塔尔和巴林。后在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巴林和卡塔尔人终于赶走了沙特势力,而沙特第一王国也于1818年解体。

波斯湾地区的战乱给了英国人可乘之机。1821年,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度占领了如今的卡塔尔首都多哈。1825年东印度公司撤走后,英国扶植阿勒萨尼家族统治卡塔尔,阿勒萨尼家族也是当今卡塔尔的王室。1846年穆罕默德·宾·阿勒萨尼建立卡塔尔酋长国,这是卡塔尔首次建国。不过,卡塔尔的建国举动让巴林人很不高兴。1867年,统治巴林的阿勒哈利法家族联合迪拜酋长等人入侵卡塔尔,但在英国的干预下遭遇失败。

187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胁下,卡塔尔又一次被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直到一战爆发。1915年,卡塔尔投向英国,参加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卡塔尔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从此进入了英帝国统治的时代。

到20世纪60-70年代,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兴起。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被迫宣布允许卡塔尔独立。一开始,英国还试图把卡塔尔也加入阿联酋,但由于一系列矛盾和纷争,最终卡塔尔于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建国。

正因为历史上卡塔尔与邻国有着错综复杂的恩怨和矛盾,因此在此次“塌方式”断交风波中,沙特、阿联

酋、巴林等国坚决与卡塔尔划清界限,除了现实利益考量外,历史恩怨或许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从“白金”到“黑金”一夜暴富

由于位于阿拉伯半岛,卡塔尔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全年炎热干旱,几乎不产粮。在古代,卡塔尔主要作为当地游牧部落的牧场,另有少量渔民在此打渔为生。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古至今卡塔尔存在着两条经济发展主线:一是依赖优越的地理位置,卡塔尔历来是世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二是不断被发现的资源,尤其是20世纪后“海量”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让卡塔尔“一夜暴富”。早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卡塔尔就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口。中国瓷器、印度香料等商品在此聚集,最终被运往欧洲;而从伊拉克巴士拉港的商船也经常停靠此地,最终驶向遥远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入侵卡塔尔,也正是看中了其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并将其打造成印度洋贸易的重要一环。

直到今天,卡塔尔航空能成为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航空公司,与卡塔尔国家的地理位置也密切相关。而美国更是

直接以军事援助换取在卡塔尔建立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面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基地内设有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负责中东、南亚和非洲的军事行动。无怪乎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怒怼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的时候,美国国防和外交官员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虽然气候炎热干旱,但由于拥有良好的牧场,因此卡塔尔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就是重要的马匹和骆驼养殖中心。另外,由于卡塔尔所处的波斯湾盛产被誉为“白金”的珍珠,因此采珠业也一直是其重要经济来源。

然而,无论是养马还是采珠,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收入也不高,卡塔尔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再加之本国人口稀少,让卡塔尔逐渐成为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据英国石油公司2016年的报告,卡塔尔已探明石油储量达257亿桶,名列世界第13位;天然气储量达24.5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储量的13.1%,高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另据法国天然气进口商国际集团的数据,卡塔尔2016年出口7962万

吨液化天然气,约占全球供应量的30%,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如此富得流油的地方,其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拥有与国力不相称的软实力

非常有钱,再加上历任埃米尔(国家元首)相对开明且有所作为,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博弈中势必不甘默默无闻。

1971年独立时,卡塔尔的埃米尔为艾哈迈德。一年后,其堂弟、副埃米尔哈利法发动政变,罢黜艾哈迈德,出任卡塔尔埃米尔,并将自己的儿子哈马德任命为王储兼国防大臣。这位哈利法就是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爷爷,2016年去世时,卡塔尔为此全国哀悼三天。哈利法任内最大的成绩,就是利用国际油气价格高涨之际,带领卡塔尔民众走上了“暴富”之路。

1995年,趁哈利法出访瑞士之际,其子哈马德发动宫廷政变,出任新一任埃米尔。而卡塔尔能有今天的成就及影响力,哈马德功不可没,正是他创建了被誉为“中东CNN”的半岛电视台。1996年,哈马德拨款约1.4亿美元组建半岛电视台,意在扩大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成立之初,半岛电视台采用BBC、

CNN模式,并从BBC和CNN挖来了大量的媒体采编人员。因此该电视台节目一经推出,立刻获得阿拉伯地区民众的认可。此外,由于半岛电视台是一家伊斯兰国家的媒体,因此在2000年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包括萨达姆、本·拉登等国际人物都愿意接受其独家采访,这更是让半岛电视台一战成名。2006年,半岛电视台旗下已拥有阿拉伯语新闻、英语新闻、纪录片、体育等多个频道。2013年半岛电视台还曾进军美国传媒市场,不过由于美国市场竞争激烈,导致美国频道连年巨亏,被迫于2016年关闭。

半岛电视台的成功给卡塔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也落下了“干预他国内政”的口实,尤其是在2011年阿拉伯政局动荡以来被多国诟病。比如,在埃及政局动荡中,多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被逮捕;而现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在多个阿拉伯国家直接被禁。

到2013年,哈马德决定终止“王储造反”的传统,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塔米姆。如今面对被孤立的局面,这位80后的埃米尔将如何带领卡塔尔走出困境呢?卡塔尔的大国梦会终结吗?这是摆在他面前急迫且棘手的难题。

华丽而无奈的“体育大国梦”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当2006年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多哈亚运会圆满落幕时,卡塔尔人用手中的美金让世界见证了一个“奇迹”。但当时没人料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卡塔尔成为世界体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引进国际赛事,投资海外市场,提升体育实力……小国卡塔尔不仅展现出成为体育大国的雄心,也正用实际行动打造着体育世界的中心。

抱定打造体育大国的雄心

如果说多哈亚运会给世人以惊喜,那么当2010年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苏黎世打开白色信封向全世界宣布卡塔尔成为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国时,世界舆论纷纷开始质疑,这个除石油外其他资源匮乏的小国究竟能承担如此重任?

事实上,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卡塔尔已成功举办2006年亚运会、2010年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2011年亚洲杯足球赛、2014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2015年男子手球世锦赛等顶级赛事。每年固定在此举行的ATP/WTA网球卡塔尔公开赛、高尔夫卡塔尔大师赛、国际自行车环卡塔尔赛等一流职业赛事,也是卡塔尔一步步积累国际体育资源的足迹。虽然在2016年、2020年奥运会的两次申办中落选,但这样的挫败根本阻止不了卡塔尔打造体育大国的雄心,卡塔尔奥委会秘书长阿尔塔尼说:“我们尝试了两次(申办奥运会),失败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抱定了一个理想,那就是要把卡塔尔打造成为体育世界的中心。”

为成为体育世界的中心,除引进大量国际赛事,卡塔尔还用“走出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体育投资。2011年5月,卡塔尔基金会出资5000万欧元买下法甲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70%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凭借连续多年的重金引援,巴黎圣日耳曼从原先的法甲中上游球队一跃成为霸主,实现了对里昂、马赛等传统强队的超越,曾创下联赛五连冠伟业,直至今年才被摩纳哥打破垄断。卡塔尔基金会还与世界级强队巴塞罗那保持着密切关系,其与卡塔尔航空先后是巴塞罗那队的胸前广告赞助商。以至于这次断交后,阿联酋人如果穿上旧版巴萨球衣上街,就有被人刑的风险。与此同时,半岛体育合买下2012-2018年的法甲联赛国际转播权,并成为法国



2006年多哈亚运会开幕式上,卡塔尔王子约安·阿勒萨尼与卡传奇短跑名将塔拉勒·曼苏尔圣火交接后,骑马登上主火炬台并点燃主火炬,这成为亚运会的经典一幕。

东方 IC

国内的欧冠与欧联杯转播商,而卡塔尔国有体育频道“beIN体育”目前拥有国际足联在中东和北美地区的赛事转播权。

卡塔尔如今在体育世界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著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如此指出卡塔尔曾面临的困境,“这个因石油暴富的国家直到1989年才向外国人颁发旅游签证,逐步开放的卡塔尔,如今想成为西亚的另一个‘黄金海岸’,阿联酋的迪拜就是榜样。”阿联酋迪拜比多哈早开放数年,通过举办体育大赛与在全世界收购,成为中东转型成功的典范,受益匪浅的迪拜国际形象大大提升,经济飞速发展。如阿联酋一样,卡塔尔也深谙资源总有耗尽的那一天。建立起强大的国际形象,是应对自然资源消耗殆尽后的生存之道,体育也许是最

好的捷径。正如路透社所言,卡塔尔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体育大国梦”,这其中更现实的意义并不在体育产业,而在于这是国家强盛的契机,以更国际化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卡塔尔需要一个动力,国家需要改建,而体育就是动力。”

拿来主义背后藏着几多无奈

卡塔尔已经用一次次出色地承办大赛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在硬件方面可谓优秀,但在自身的体育软实力上,卡塔尔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前者可以在短时间内靠堆砌金元完成,而后者更需要时间积累。

2007年,卡塔尔发布了2030年国家远景目标,足球成为与社会经济同等重要的项目,立志打造成足球强国。卡塔尔

花了四年成功获得世界杯承办权,将花12年筹备这一盛会,但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国家队,又如何与足球大国匹敌?对于这个只有200多万人口、其中85%是外来移民的小国,招兵买马成为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国家队实力的捷径。卡塔尔国家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雇佣军”,真正出生于卡塔尔的球员寥寥无几。事实上,这一现象并局限于足球。正是凭借“归化”选手,卡塔尔在男子中长跑领域已独步亚洲,篮球、举重、国际象棋等项目的成绩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不断归化运动员的同时,卡塔尔也着眼于未来,以期在2022年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上有所表现。同样在2007年,卡塔尔斥巨资打造的一项被外界誉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足球人才搜寻项目”——“阿斯拜尔足球梦”正式启动,他们每年从喀麦隆、加纳、塞内加尔等七个非洲国家的13岁少年中,挑选出其中精英到多哈的阿斯拜尔训练营进行全方位培养。如今,这项计划已经扩容,“招生区域”从最初的非洲七国扩大到涵盖南美、亚洲。虽然卡塔尔官方宣称该计划只为让有天赋的孩子实现足球梦想,但谁都知道卡塔尔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到2022年世界杯举办之时,今天的阿斯拜尔少年正值当打之年。

卡塔尔想用金钱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际体育威望的同时,也要为自己的雄心付出代价。不仅频频曝出世界杯腐败贿赂丑闻与劳工死亡事件,卡塔尔咄咄逼人之势让他们在全球体育圈不断树敌。针对“雇佣军”现象,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就曾指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卡塔尔应避免出现这样的运动员“转让市场”。而德国足坛名宿海因克斯更是愤怒地指责:“为什么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会对此缄默不语,听任某些人乱穿国家队服,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一个钱字。”

卡塔尔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多哈优秀体育人才学院总干事弗洛克博士认为,单纯的政府采购永远是短期行为,由于训练条件的限制及缺乏归属感,归化往往是昙花一现。“问题在于,随着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并成为焦点,真正的卡塔尔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还剩多少呢?”但也许作为一个靠庞大的外来人口支撑运转的国家,一个除了石油、天然气与资金外其他资源都短缺的海湾小国,实施“拿来主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济人》 6月10日

网络与恐怖分子

英国的三次恐怖袭击让欧洲再次聚焦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人们认为政府应该雇佣更多的警察,甚至出台新法律。然而,他们都忽视了一点:恐怖分子最依赖的是网络。网络巨头谷歌与脸书被人们质疑无视恐怖分子暴力的线上宣传,另外一些平台则允许恐怖分子线上交换情报。事实上,科技公司面临很多指责:传播虚假信息、助长网络欺凌、允许避开版权等。在这些领域,政客们都要求科技巨头们对网络上的内容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至今并无效果。



《旁观者》 6月10日

隔壁的极端分子

1535年,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在伦敦桥被处死。五个世纪后,与宗教相关的戮杀再次回到伦敦桥。6日的恐袭让人们意识到,这些恐怖分子也许就住在你的对门,在街上向你的孩子宣传极端主义,他们无处不在渗透入每位英国人的生活。



《纽约客》 6月19日

摩登时代

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演绎了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被卷进了机器的齿轮中。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高峰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本期封面作者巴里·布莱特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画在齿轮上,反映他在白宫执政面临的诸多困难。



《经济人》 6月10日

网络与恐怖分子

英国的三次恐怖袭击让欧洲再次聚焦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人们认为政府应该雇佣更多的警察,甚至出台新法律。然而,他们都忽视了一点:恐怖分子最依赖的是网络。网络巨头谷歌与脸书被人们质疑无视恐怖分子暴力的线上宣传,另外一些平台则允许恐怖分子线上交换情报。事实上,科技公司面临很多指责:传播虚假信息、助长网络欺凌、允许避开版权等。在这些领域,政客们都要求科技巨头们对网络上的内容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至今并无效果。